

八仙得道传

[清] 阮垢道人 著

第五十二回 论电力万方如一面 传玄经诸弟各殊缘

却说太华山上紫霞洞内，众仙正在谈论秦始皇帝如何致死的问题，忽然飞飞进来，禀称泰山杨师兄到了。铁拐先生笑道：“我算他这个时候也该到了，可着他进来。”飞飞便偕颠颠出去，一会儿把杨仁带了进来，向铁拐先生拜了八拜。先生便着和各位师兄师叔们见过，命在飞飞等二人上首坐下。铁拐先生笑对何仙姑说：“你先时尽催我去救那清虚观的刘法师，后来怎又不说起了？”何仙姑笑而答道：“先时原很替他发急，后来见师兄做事，处处顾得非常周到，凡是应救之人，没肯漏过一个，凡是应为之事，又不曾少做一件。那刘法师是屡经妹子奉告，偏偏置之不理，因想师兄做事，不得有错，想来这人一定有取死之道，无可救之理，所以不得承师兄的恩泽。妹子自思学识有限，功行毫无，凡事总该随师兄进退，自然可以少点过失。师兄所不愿救不去救之人，我又怎敢多事。既不敢多事，也何必再向师兄饶舌哩。”

铁拐先生听了，不觉呵呵大笑，因指着杨仁说道：“你们认清楚了，这位便是被赵高擒去的刘法师哪。那是我乘着秦皇招致方士的机会，派他入京应聘，承他派在清虚观内做个法师。我吩咐他的职务，便是等他恶贯满盈之时，赶紧将他刺死。因为近百年来，人民天天受兵革之苦、暴敛之祸，满望统一之后，有了真命帝皇，便不想恢复文、武、成、康的故业，总不得再如春秋、战国两个时代那种兵连祸结、人不聊生的情形。那知秦皇即位以来，自恃天命有在，残暴凶

横，草菅人命，比七国时候更甚。果然这都是劫数所定，非关秦皇一人之事。即如秦皇本人，也是应劫而生的一个魔君。照例这等人也是先已犯了天条，贬谪凡世，当以尘世之刑，代替天庭之罚。君民两方，都为劫数所支配，不由本身作主。但是帝王称为天子，也称民之父母。为父母者，果能修明政治，也可仰邀天庥；再能存成汤七事自责之心，抱武王罪在一身之念，更未尝不可以挽回气运，转大劫为祯祥，须知这都是帝王应有的责任。明识已经不可，何况变本加厉，专作害民之事，做百姓的又何贵有这等帝王呢？到如今长城戍卒已推定魁首，斩木为竿，纷纷起义，真命皇帝也已出世，此时万万不容嬴政偷息人间。原因这人仁德不施，而威震寰宇，有他在位一天，义兵就多受一天挫折，还不如乘时了结了他，岂不便利些些？这等事情，有关全国人民的存亡安乐，事体太大，天机不可预泄，所以师妹屡问，而屡不相复者，正为此也。”众人听了，无不嗟诧太息。

正言间，忽听得半空中砉然一声，接着山中树木萧然作响，枝头鸣鸟，都作惊惶之声，纷纷飞散。铁拐先生笑对张果说：“你师父派他老友送信给你，你可出去瞧瞧。”张果不解其故，姑且出洞一瞧，只见洞口大枫树劈断一枝，有信一缄，斜挂在枝上。张果慌忙上前，取将来一瞧，果是文美真人寄给他的法旨。张果叩了个头，捧在手中，走入洞内，呈与铁拐先生，口中笑问：“这不就是用的剑光么？”铁拐先生把那信交还他，命他自行开拆，一面答道：“剑光可以寄书于数万里之外，不消片刻工夫。若能借用电量，虽极东极西，还能通达言语，并可在一边写好了字，转眼之间，就映现在对面，可比剑光寄书，又便利得多了。”众人听了，无

不骇然。张果受书参启，原来文美真人因张果功行太浅，着他至武当山潜修。“路过芒碭山中，有人醉中行路，为一大白蛇挡道，此人即真命天子。白蛇乃已死秦皇嬴政，怨气不散，知道此人将代他而兴，即附于蛇身，欲于狭路中害他性命。汝可隐匿山中，见有大灯一对出现山麓，即是白蛇出来，速助真主诛之，此亦一大功行，不可忽视”等语。

铁拐先生即令张果速速动身。去后，又命杨仁也回泰山去。方笑对钟离权道：“我想偕同何师妹周行天下，顺便还去度化范杞良夫妻的后身。阿权该受我的《玄经》，可在此和飞、颠二人好好用功。二十年后，你师父必来考验你的功课，要是没甚进步，不但你师父要弃你如遗履，我也不敢再来指教你了。”钟离权再拜应诺。铁拐先生即把所得的《玄经》三卷付他，令他好好保守，如有遗失，罪当雷殛。钟离权叩头拜受。飞、颠二人和费长房立在一边，见铁拐先生把《玄经》独传钟离，面上显有不快之色。铁拐先生大笑，即命钟离权把《玄经》取出，供在当中石案上，又命四人一同向上叩拜已毕，然后随意翻出一页，却命费长房为头，先去瞧了一遍，原来是一页只字毫无的白纸。又翻几页，也是如此。随后飞、颠二人也都上去，一一翻过，所见也是白纸。铁拐先生问他们瞧见什么没有，三人只得据实说了。铁拐先生再命钟离权上去翻读，钟离权便瞧见都是很清显端整的大字，因即朗朗高诵了一遍。铁拐先生叹道：“仙缘有定，成就各殊，我岂有所偏怙，总是你们缘法不同罢了。要是不然，为什么阿权看得明明白白是一部《玄经》，你们三人偏都一字不见呢？”三人到此，方才没有话说，而一种不平之气，还不免稍形于色。

铁拐先生因说：“你们虽没阿权那么的缘法，但也不是完全不准学习的，不过其中最高最深的几种，非至尔等苦修真炼，直至可以挽回命运之时，休想领会得来。而且到了那时，还少不得我和阿权转相指授，如要直读此经，还是万万办不到。这真所谓命有前定，物有主人，一点勉强不来的。至如我从前读此经时，你们都亲瞧亲见，正是一目十行，非常省力。如今轮到阿权用起功来，纵不能比我更快，也决不在我之下。等他读完之后，再选出可能传授的，除了我已经教给你们之外，大约尚有数十余种。在我们是不费心机的，在你们虽晨夕攻苦，至少也得二三十年才能稍有头绪。至如寻常之人，竟有苦教三十年，不得最浅玄法的。比到你们，又不可同日语了。从前我用功时，不是也被妖人劫去，后来带了你俩同去夺回，这事你俩总该记得。其实他便得了此书，又有什么用处，还不过一本白纸罢了。不过彼时我却不知此理，深怕内载秘法被妖人偷学得一二条去，即使书可得回，而为祸已经不浅，因此把我急成那么样子，回想起来，深觉好笑。现在，这山中所有妖精鬼怪，有的被我驱逐，有的被飞飞等诛杀，差不多可以算得肃清。但你们也不能十分托大，宁可小心一点，因为此经乃天地间的秘笈，系八景宫至宝。

“当年我读完此经，缴呈祖师，祖师就算定钟离权可以接传此经，因此仍旧交我收藏。说道：‘如遇大仙缘、大宿慧，能够读得此经的，即可传授于他。’如今恰恰得了钟离权，这人虽不是我的弟子，却与我是同门，论理关系还在师徒之上，他又真能读得，可见确是祖师所说之人。我将此经传授于他，一则道祖师之命，二则可以造就他的仙才，三则

我也从此可以释去仔肩。一举三得，真是再相宜也没有了。在阿权得此异书，可算稀有的际遇，绝大的福命，然而也要顶着这一付重担子，万万不得疏虞。还有一层，此书也只能尽这三五年中完全读毕，以后再加数十年习演之功，一面再辅之以功行德业，如此捷进，不上千年，已是大罗天仙资格，若论本领，就是天仙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了。”

钟离权听了非常欢喜，又向空叩谢祖师，飞飞、颠颠和长房也跟着叩拜。因是铁拐先生和钟离权，都允把书中可传者间接传授一些，论理也该行此一礼。只有费长房拜罢起来，忽见铁拐先生向他微笑，长房不解其意，忙问：“师尊为甚笑弟子，莫非弟子有甚失仪，或有什么不妥之事么？”铁拐先生笑道：“你虽是我的弟子，实在根基不深，仙缘两字比飞飞等更不如。我想你离家已久，也该回去瞧瞧家人。”长房大惊道：“师父怎么今天突然说起这话来？弟子若无仙缘，怎会遇到师尊；若是道心不坚，师尊也不会将我带在身边。这一向的时间，弟子自问也还没曾做坏什么事情，为什么师尊忽然要撵弟子回去呢？”铁拐先生笑道：“命你回去，也不是一定撵你出门墙之外。师徒之名分早定，便不能修仙，这名分也不能废弃。我的意思不过看你将来成就太薄，至多只能成个地仙，也还要你自己十倍用功，才能如愿以偿。你出家之时，一家老小都非常悲痛，十分忧急，你也正该回去安慰他们一下才是正理呀。”长房听了，不觉下泪道：“原来师尊还是哄我玩儿罢了，倒把我瞎欢喜了一场。但弟子出家之时，承师尊法力，家中人都疑我死在外面，现在山中虽只几天，只怕家中人老的死，少的大，早都变成另一局面。弟子就回去，也太没意思。无论如何，还是请师父始终

玉成，带在身边，如有福命，就成个地仙，也是弟子所心甘愿，决没异言累师父烦恼的。”铁拐先生笑而颔之。

当夜师徒三人别了飞飞等，离开华山，仍旧取道咸阳，预备往江南，去找那蓝采和夫妻。此时京中被项羽兵入关烧毁残杀，弄得许多民居尽成瓦砾之场。秦始皇费尽心机，拿多少人民膏血换来的离宫别殿，甬道园林，也已大半变成焦土。铁拐先生等一面闲走，一面感伤太息，随便谈些前事。只有长房一人，却正在默念自己的居室，不晓得可曾烧毁，一家老小，不知都到那儿去了。想至伤心，禁不住潸然泪下。因恐铁拐先生察见，暗暗留心他的神色，见他一点没有注意的样子，尽和何仙姑说着闲话，心中一块石头方才摆定。忽见铁拐先生举手指道：“长房，那不是从前的清虚观么？难得这所宅院倒一点没有损坏，这也许是杨仁设法保全的也未可知。我们既已到此，就到里面去瞧瞧，如可安身，就在那里暂住，却也未为不可。”仙姑、长房都说很好。三人到了观中，只见房子虽尚完好，却一个人也不见，就是应用器具之类，也都不知那里去了。

铁拐先生叹道：“桑田沧海，变化极多。此地原是极热闹繁华的所在，曾几何时，弄得如此荒凉。因念人生在世，骨肉之躯，比那木石水田，更容易坏到千百倍。越是名利心重的人，人也越死得快，想起来正是可怕可叹。”说时向长房略略注目。长房笑道：“师尊莫非疑弟子还有名利之心么？”铁拐先生笑道：“倒不专为你一人而发，你能知道了，这就好了。”因又说：“你家在咫尺，既已到此，回去瞧瞧，当是应分之事。修道不外人情，仙道也最重有情。贪恋世情固不可，若对于至亲长幼、骨肉伦常之间，漠然无所动于

中，好如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一般，那也不是修道人的本分啊！”长房回说：“弟子自随师尊往来各地，早把世情看得淡而又淡，就是家人父子之间，总还未能释然于怀。自恨识浅学疏，不能悟彻真理，妄自恋爱家庭，即于道心相背，所以蕴蓄五中。不但不敢陈于师尊之前，有时忆念方殷，每用强制法儿把这些念头撇开。今闻明训，始知凡在情理之中者，仍和凡人一般，不必强为做作，转失人的本真。师尊，可是么？”

铁拐先生摇头道：“此言又有些似是而非。不忘骨肉，不弃伦常，乃是做人的道理。从前祖师拔宅飞升，是为点什么？就是我本人于得道之后，也曾奉祖师的法旨，度脱父母，这又为点什么？总而言之，还不是一个情字。可见情之一字，不但凡人不能打破，仙人更不能打破。不过仙人之情，要先从无情中修成。可以用情的机缘，惟其先时无情，乃能显他真情于日后。若也如凡人这样，一天到晚不离夫妻父子，时时厮守，刻刻相亲，那还有什么时间和心力来作他修道工夫呢？你才说自离家室，时时深念及家中人口，那等思想，即是恨不能和骨肉亲人时时见面，寸步不离。但以强制之力使他不迷，这在初学之人，原必经过这个阶级。如谓修道之人可以如此，不背修道的本理，甚至说到不如此便非修道人所宜，那就大误大谬了。总之修道既成，道心纯一，俗魔外道，不能破坏。尽你心所欲为，出入进退，无不如意，也无不合度。儒家所谓‘从心所欲不逾矩’者，其理可以略通也。若如你们现时情形，道心虽坚，而道体未固，道力更非常薄弱，自谓极有把持，却禁不起外魔的缠绕勾引，一经牵动，全功尽弃。正该时时留心，刻刻在念，将你所谓

强制之功扩充起来，至于百事百心，归到惟一惟精，不用留心，不消顾念，而自无心念之可言，方才可以语于大道，方才是大道入门的第一步功夫。现在如你等程度，正在可进可退、能出能入的时候，纵不能完全绝凡念、屏俗虑，也断断不许和凡人一般，时刻存着此种思想。最好要由强制而入于自然，能够先做到不动心的地位，即有杂念，也便视同浮云的过眼，完全不为所拘束。如此久而久之，自然能至惟一惟精的地步。我个叫你回去一瞧，须知不是要你不弃俗虑，不损凡念，乃是命你精一其心，勿为物诱。以我之静，应人之动；以我之无，对人之有。以此心意，毋忘伦常，此乃纯和冲己之道，和你所说之理，似同而异，相去极微，是万万不可不认清楚的。”长房受教，又愧又感，自觉心地光明了许多。

当晚别了铁拐先生，自去找他的家人。走出观外，问了一声，知道自己村庄并没受着兵火之灾，心中很是安慰。于是紧紧趲行。到了自己村口，忽见一个女人被几个无赖拉扯扯扯的，口中说出许多不干不净的话。那女子只是哭叫救命，还说：“我家中犯法，也须到官理论，不能受你们如此凌辱。”长房一听说声音，好似自己妻子。定睛一瞧，可不是，一点不错的，正是妻子白氏。刚见一个无赖在妻子面上拧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你丈夫早已逃去，你家又犯了大罪，你要是在行的，快跟了我们去，包你有吃有穿，一辈子不受人家的亏。”白氏便破口大骂起来。无赖们也怒道：“我们把她拉去，大家快活一宵，明天再送官去。”于是胡哨一声，拥着那白氏如飞而去。长房一见这副情形，气得三尸神炸，七窍生烟，更不思索，拔步便追。

愿

未知能否追到，却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王一之因愤开杀戒 二郎神下世做凶横

却说王一之眼见自己妻子，被一班无赖如此挫辱，不觉愤火中烧，三尸神炸。又见无赖们将白氏拉了就走，白氏披散了头发，跳着双足，衣服也给扯碎得不成个模样，口中只高喊：“救命哪！强盗抢人哪！地方救命哪！”其声惨急，不忍入耳。一之再也忍耐不得，看看白氏已被他们抱有百把步远近，施出他缩地法儿，双足一蹬，早和他们相接。众人见眼前平空来了这么一个男子，不由大家称奇道怪、疑神疑鬼起来。

一之也不和他们多说，却忙着先问白氏娘子：“可还认得卑人么？”白氏一见一之道装打扮，神色反比昔时少壮，明明认得是自己丈夫，但是心中有了这层疑点，兼之隔别多年，追寻无着，久已传闻丈夫死在外乡，今见他突如其来，无意相值，更觉天下无此巧事。再不然，或许是他客死他乡，鬼魂回来，知我有难，特地显形相救，所以先时并不见他躲在何处，转瞬之间，忽然立在面前。如此一想，便觉后说最为可靠。好在总是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，便明知是鬼魂出现，却也不怕，便拉住一之道袍，号天啣地地痛哭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是早已死了的人哪，如今怎得来此，敢是知你妻子有难，特来显魂相救么？”一之只说了句：“不得胡说，怎见得我是鬼魂？”话未说完，那批人已一拥而上，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人是鬼，还是什么妖精？算你是鬼，你妻子现犯了王法，我们正预备送去当官，你在阴界中，和我们阳界不通往

来，劝你少管闲帐为妙。要是不然，我们先将你捉送城隍庙去，交与城隍神爷，先办你一个委认民妻的大罪，看你可能作个平安之鬼？”

一之本来怒极如雷，一听此言，更属恼恨之极，抽出佩剑，向说话的人喝道：“该死的贼子，青天白日强劫有夫之妇，还敢把生人当作鬼魂，胡言乱讲，我就着你看看鬼魂的手段！”举剑一挥，这人的脑袋便轻轻掉下地来。惹得众无赖大呼道：“那里来的野道士，杀了人了！”一齐上前来捉一之。一之把白氏一推，用缩地法推出半里之外，自己却仗剑和众人搏战。可想这批东西，平日只会恃众横行，鱼肉乡里，那里懂得拳剑功夫，况又手无寸铁，十几双赤手和一之的对抗。一之正在十分愤怒，那里管得许多，举剑乱砍，一霎时杀翻了六七人，余下五人也都受伤逃走。一之大笑道：“畜奴，早知如此不耐战，何苦做那些恶事。”追上前喝一声“止”，五人十只脚，便如钉在地上一一般，一动也不得动。一之笑道：“你们这班光棍，留下性命，总是地方之害，不如多费我贫道一些气力，全批替我归阴，也好早早见到城隍神爷，着他派人来捉我去办罪。”说时，又举起剑，顺次儿一个个横砍将去，接连杀了两个。

那些人脚虽钉住，心中还是清楚，口中也能说话，只得大声哀求：“上仙饶命，小人们再不敢为恶了。”一之笑道：“也晓得不敢为恶么？凭你一句空言，谁来信你。”于是又杀了一个，眼前便只剩两个了。那两人号泣道：“上仙慈悲为怀，济世为本，我们所犯的罪，至多不过抢劫民妇，无论如何，也还不致杀头的罪名。今上仙已将我们弟兄杀了许多，只剩我们两人，大仙便有万分的雷霆，也可减去一大半儿，

就不容我们多活几天么！”说着便哀哀痛哭起来。一之一听此言，蓦然记起铁拐先生的教训来，觉得这两人说得很对，自己原做得太过分了。一时之怒，枉杀多命，真有似乎倚仗法力，欺害平民。况以宝剑对付赤手，不但不武，也属不仁。心中一悔，不觉把宝剑丢在地下，恨恨地说道：“多年功行，不及一时横暴。我真不解与你们有甚冤仇，害得我如此地步呢。”自己说了几句，见那两人还在哀求，不觉垂头丧气地说道：“我放你们去吧，你们也得好好地做人，千万不要再蹈覆辙，扰害闾里，那时我便不杀你们，王法和天道，不是一概可以幸免的。走吧，走吧！”二人得了命，叩个头，鼠窜而去。一之因一时之忿，杀了这许多人，心机一转，不觉由愤怒而变为悲悔，自怨自艾地怔了许多时，在地上拾起剑，无精打彩地向前走去找他妻子。

忽听后面又有人大呼：“杀人的凶犯，走那里去！”一之大惊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白衣道人，骑一匹白象，泼风也似地追上来。一之只道难逃此厄，正在灰心短气之时，索性放大了胆，准备拼去这条性命也罢。于是止步不前，等那道人来近，方举手为礼，问道：“道友何来，敢问贵乡法号？”那道人冷笑说：“你这蛮野的人，也还懂得礼数么！出家人慈悲为本，似你这等举动，休说报仇过分，违王法，犯天条，种种不合之处，单说你倚仗些小道术，欺凌手无寸铁、不知道法的平民，这等可丑可耻之事，把我们道教中的脸子都丢完了。再说以法术对付常人，只能用以救人济世；若用于杀人，除非其人身犯大罪，王法未加，而后此尚有有害地方之虞，既不可以理喻，只好暂破杀戒，为民除害。所杀亦以少为贵。多残物命，已伤天和，何况草菅人命，至十人之

多，这是何等残暴之事！常人如此，已该杀有余辜，若以修道之人，利用道法如此残暴，正该加倍治罪。因为照你这等行事，大凡稍通法术之人，简直可以杀尽天下人民。我辈修道之人，直成天下人民的刽子手儿。此风一长，只怕道教要消灭了。”一之听了，满心都是惭愧懊悔，半晌半晌不敢答辩一言。

那道人又道：“再说你的事情，你因眼见自己妻子受人侮辱，愤而出此，其情也似可原。再如你说此辈决没好人，杀了他们，也可为地方除害，听来也似有理。殊不知人民犯法，本归官中治理，我辈方外之人，横身加入，已属越职违法。像你这等意思，简直凡是修道之人，都有干涉时政的权柄。试问天地生人，为什么不把政治之权，付于道教中人，不更直截了当，省却许多冤抑？为什么还要设官立职，并设天子以主其事呢？即吾辈不得已而与闻人事，总以多做好事为宜，那些杀人放火的野蛮勾当，决不是我们应为的事。你既杀了多人，又要冒这为众除害的美名，尤其近于大言不惭，简直是毫无道理，不必置论。试再就你自己的事情而言，大凡为恶之人，必有一个魁首，魁首之外，也有被胁而来，也有被诱而致，也有出于种种不得已的事情，勉强附和，决非完全都是恶人。官中捕到大批盗犯，为什么不得马上并诛，也要细细审问一番，正因盗中并不全是忍不可赦的人。而恶人之中，又有主从之分，轻重之别，苟可末减，终得破格周全，予以自新之路。决没像你那样不分首从，不别轻重，一味加以诛戮之理。你们师徒成日都说秦皇凶残不仁，残民以逞，甚至你师父还派人行刺，使他不得善终。如今照你这等行事，岂非比秦皇更来得残酷么！我倒还去请教

你那师父，教出这等徒弟来，可得连带负些责任哩。”

一之见道人言言中理，语语有棱，而且尽知自己之事，想来必是大有来历的天上金仙，休说自己抵抗不得，而且身负重罪，理应束手受刑，再敢抗违，情同拒捕，本人固罪上加罪，且恐真个贻累师尊，此心何以自安。想到这里，连自己老婆现在那里，家中究竟犯了什么大事，也都不暇计及，扑倒身向那道师叩头伏罪，只说：“一切罪恶，都缘弟子性太急，质太粗，冒冒失失闯此大祸。弟子的师尊原说弟子不配修道，早有逐出门墙之意，经弟子再三哀求，暂予收录。不料弟子贱性愚鲁，刚刚离开师父一步，就弄出这等大事，这真和师父丝毫没有关系。还求上仙代我师尊执法，刀锯斧钺，心甘领受。”说罢，叩头不止。

那道师叹了一口气，吩咐起来。一之只得起身，站立一旁，俯首听命。道人说道：“吾乃玉帝外甥二郎神是也。因奉帝命，不久楚汉相争，汉王当为天子，命我巡行天下，视察民间，见有人民疾苦冤抑之事，可救者救之，不可救者，也应设法使得减少苦痛，或者防止祸事的蔓延，勿令扩大。刚刚下凡，就见你做出此事，本应交付你师父，再行送入冥中，打入九幽地狱。姑念你师道德高深，不忍他丢此颜面，再见汝已知悔罪，况事出无心，拟即由我带去治罪，还可从轻发放。你可速去，把你妻子送回家中。他是贤德之妇，仙神共敬，你得好为安置，莫叫他再受困厄，将来自有人去提挈他的。你把此事办妥，三天后仍来此处见我。”

一之涕泣叩拜，仍用缩地法赶到妻子所在的地方。因人烟不多，一找就着。夫妻俩稍叙离情，一之也不再将自己得罪之事告诉他，一同回到家中，问起闹事起原。原来一之

早年出家，没有子女，由一之的兄子兼桃过来。此子即上年何仙姑往访一之时，开门接谈之人。幼时还算了了，长大起来，却一年不如一年，专喜结交匪人，干些没规没矩的事情。不上几时，把所有产业败个罄尽，本生父母，气得都成胀病，相继下世。一之妻白氏夫人，年虽不小，却还有些丰韵，一之在家时，伉俪之情本笃，迨他出家之后，多少亲友都劝他趁年轻时再醮与人，免得受那青春寡鹄的苦况。白氏矢志守节，百折不回，因此，地方上人又都同声钦敬。不道那兼桃之子把家私卖完之后，不晓听了什么人的撺掇，说：“你继母年纪虽大，多少年轻姑娘还没他那么丰韵，你天天忧穷，何妨将他拿出来，换几个钱使用。”这嗣子先时还不敢赞同，后来实在穷不过了，想尽方法，弄了笔钱，跑入博场，预备作背城借一之举。自谓一博而胜，聊可度得日月，便当从此洗手，勉力好人。

谁知老天爷好像有些不大相信他真能做好人，也并不希罕他能够改过，凭他说得那么好法，偏偏运气不好，结果不但把背城的资本一博而空，还欠了人家一笔大钱，立下笔据，限期偿还。这一来，就不怕他不从继母身上打算了。此时咸阳地方，虽经兵灾火灾，究竟曾经建都之处，和别处气象不同，一般市面上还是熙来攘往，热闹非凡，并且也有许多女闾，供一班王孙公子们追欢买笑之需。白氏品貌既佳，地方上早有美人之称，因此他那嗣子就存着不卖便罢，要卖就和娼家交易，可以多得身价。果然此言一出，不到两天，就有一家女闾肯出三百纹银，买去为娼。又怕白氏不肯答应，故意弄来许多无赖，去他们家中吵闹，只说嗣子在外犯了什么大罪，已经捉到官中，并要提他母亲到堂。白氏女流

无知，果然被他们哄了出门。一出大门，这班人就施出轻薄手段。想他素有美人之名，平时连面都不容易见，今既沦入女闾之中，落得趁此机会，大家寻个开心。却万料不到一之正于此时归家，可巧狭路相逢，闹出这么一件大案。

在无赖们心尚未开，头已落地，果然太不上算；而一之因一时之气，闯此大祸，不但修道无望，还得领受刑罚，不知何日方得出头，并不知受的是那一种刑法，心中也不无担着惊恐畏惧。况且家中之事，虽经查明，而白氏如何安顿之法，却还想不出来。还有那不肖的嗣子，自从惹祸之后，闻得叔叔回家，不敢回来相见。一之这时满心都是悔愧，那有责他之心。而在嗣子，却不能不预防为那批无赖之续，没奈何，只好东藏西匿地躲在外面。一之对他也是万分歉疚。正想至无可如何，又得外面消息说，官中得地方亭长报告，发生十人被杀的巨案，官吏已派人查缉，务获正凶究办。一之自思杀人之时，似还没人瞧见，因为地处荒僻，本少行人，加以历时不久，也竟没人行过，告发二字倒不放在心上。怕只怕自己的嗣子祸心不死，要是他老先生自作原告起来，这便没法可以避免官司。自己虽可逃走，所虑者还是妻子白氏。看看又过了两天，这天一之已决心回去见见师父，索性把自己所闯之祸和二郎神惩办一节，从直禀告，再行请示办法。

正想出门，忽听空中似有人语，急忙走至廊下，仰头一望，一跛足道人自天而降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预备往见的师父铁拐先生。一之不禁又感又愧，又是惶恐，俯伏于地，口称：“师尊在上，弟子已成道教中的罪人，不敢见师尊的面，只求师尊重重处罚，替弟子消减罪过。”铁拐先生见他